

# 掌故藏史 笔墨留香

## ——细品唐吟方先生的《百年艺林广记》

◆ 李怀宇

2019年深秋,唐吟方先生带我到北京大觉寺看千年银杏,忽见匾上“动静等观”四字,竟联想到朱熹“半日静坐,半日读书”之说。而后天地巨变,多是静坐读书。陈白沙为学于静坐中养出端倪,而见鸟飞鱼跃之妙。动静之间,对万象有更深的观察和思考,则天地我立,万化我出,而宇宙在我。

唐吟方先生所记的艺林世说新语,无疑是案头常读常新的妙品。《百年艺林广记》的妙趣,便在动静等观、亦庄亦谐之间,颇合“闭户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”之境。

当我重读唐吟方先生的《百年艺林广记》,既重温掌故烟云,也参照和唐先生别后的读书心得。《百年艺林广记》中有一则:学者中钱锺书、金克木晚年俱不蓄书。家中但存辞书数册。有人登门或邮奉著述,亦不存。遇有后学晚辈来访,辄以相赠,且云:“吾辈老矣,书当赠有用人。”而唐吟方的朋友扬之水去拜访金克木,但见:“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,一几,一榻,一张写字台,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落了本书的书架,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。”金克木不藏书,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。他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在图书馆里读各种各样的书。一度在图书馆做管理员,后来做了教授,不论是武大还是北大,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。最聪明的办法,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。唐吟方和扬之水的记录,引我颇多共鸣,缘因近十年来我便住在图书馆的旁边,很喜欢泡图书馆。白天去,晚饭后也去,只可惜图书馆晚上九点就闭馆。近年因为家里的书架已经没有藏书空间,我很喜欢在图书馆借书,尤其是新书,确定是好的新书,才深度阅读。这是前辈读书人对后学的无尽教益。

《百年艺林广记》中所记人物,我也曾采访过一些,读后与采访印象互相印证,更深得“知人论世”之妙。唐吟方记:“黄永玉写自传,才四岁就写了二十万字,创自传之最。”依我看,黄永玉身边的人,拿一个录音笔,每天陪他聊天,再整理成文字,便是小说传奇的长篇未完稿。唐吟方记:“吴冠中作画讲究形式,画作往往由点线面构成。毛笔不合其作画习惯,乃自制漏斗作绘画工具,画线条动辄数十米,运作自如。不知者以毛锥拟之,难相神似。此吴冠中作画秘器。”我采访吴冠中那次,则委婉地说他写的书法不合传统,是“画字”,不想吴冠中晚年,画字更多。唐吟方说:“韩羽字有新潮书法面貌,而无新潮书家习气,是韩羽书法高明之处。”我则亲见韩羽写字,才理解韩羽书法与漫画风

格一以贯之,似巧实拙,与唐吟方所见略同。

唐吟方写张充和于诸艺颇自负。其晚年回顾平生,自评:“词犹不能过沈祖棻。”言下很有意,而服善之心,亦见充和器识之不同寻常。这一节却是我前所未闻的,而以下这一节则是我亲口问过张充和的:胡适早年书法效法郑孝胥,于捺脚一笔酷肖。某次张充和请胡适写册页。充和见适之字迹,脱口:“是学郑孝胥的。”适之自承:“受了他的影响。”郑孝胥书法修长、闲雅,风度翩翩,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受知识青年欢迎,学者影从。如徐志摩、钱锺书等学者早年均写得一手矫健的郑式行书。我见张充和那次,还问:“胡适是不是也学过苏东坡?”张充和说:“他没有跟我说过他学苏东坡,苏东坡的字胖一点,郑孝胥的字就瘦瘦的,脚长长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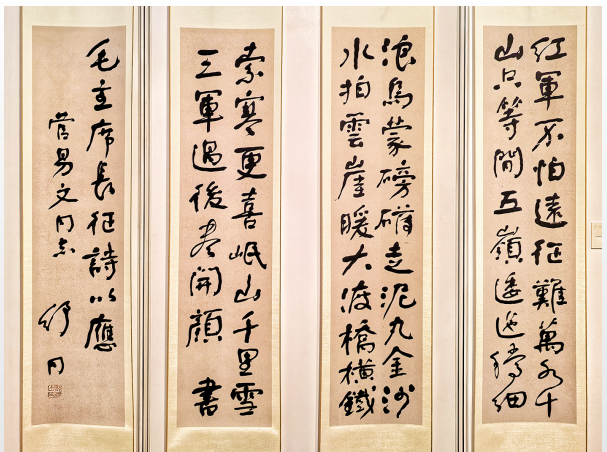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,《百年艺林广记》既有史料之功,亦有掌故之趣。傅斯年主张:“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,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,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……”总而言之,我们不是读书人,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。”这是从屈维廉(G.M.Trevelyan)的名言改编而来:“收集法国革命的事实!你必须上达天堂、下入地狱来获取它们。”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,认为书籍的数量是有限的,而像碑文、画像、民谣这类未开发的材料实际可以说是无限量的。唐吟方在《百年艺林广记》中收集史料之功,与史家异曲同工。

至于掌故之妙,唐吟方与前辈高伯雨、郑逸梅一脉相承。瞿兑之为高伯雨的《听雨楼丛谈》作序,认为韩愈、柳宗元文集中最好的文章不是说理的,而是随笔。这些平常的见闻和偶然的记载,用朴素而灵巧的笔法写出来,便有妙趣。而宋代名著如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、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、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、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等,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、风俗制度等,于正史中往往不易见。瞿兑之说:“在中国的史书中,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,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,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,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。这就使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。”在兴亡大事与官式记录之外,别开生面,遂成掌故学。掌故学与新历史学派相激相荡,则笔下烟云可圈可点。

史海如此浩瀚,世事如此变幻,人心如此幽深,可记可悟者无穷。《百年艺林广记》余韵绵绵,如品陈茶。静读悠思,会心一笑,可得宇宙人生大自在。

# 从一幅舒同赠管易文的书法作品引出的故事

◆ 范基农



文献展展出的舒同《长征》书法作品原件  
「笔阵横扫」舒同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书法

舒同志,今年八十五岁, (光绪32年)他五岁拜一塾师读书。从师的第二天就开始学字今年从事书法艺术已75周年。 为记  
想今年办一个“舒同书画展”, 主办单位: 想请政协、中国书协(已同意)及舒同所在的部队单位。

1981年10月5日,舒同给管易文写信,表示因感冒发烧住院和工作繁忙,已经很少写字了

舒同八十大寿那年,管易文写信提议办“舒同书法首次展览”

中国人民解放军事科学院  
管易文同志:  
身及及以片收时,张元兴, 谁信保生身修, 浪浪晚年, 今年集体进校三次用感, 院住院治病, 加之日岸, 20年, 已很很少时间写字, 请谅解。  
舒同 81.10.6

去年年底,上海海派艺术馆举办了“笔阵横扫——舒同120周年诞辰书法文献展”。步入展览,见展厅外有四幅舒同书写的毛主席《长征》诗黑色大理石雕刻作品格外醒目。其左侧第一幅题有“管易文同志”五字,系舒同当年书赠管易文的;进入展厅内,则可见此四条幅的书法原件。管易文是谁?舒同为何书赠管易文,赠予的墨迹又怎会出现在展览中?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!

此展以“笔阵横扫”为主题,集中呈现舒同先生书法作品及文献复制品等50余组(件),涵盖其代表性榜书、毛泽东诗词题材创作、自书诗及题字等多种类型。展览系统展现舒同先生从长征时期笔戈并举到创立“舒体”书风的艺术历程,突出其“七分半”书风融汇楷、行、草、篆、隶及颜、柳、何绍基等名家精髓的独特风格。此外,还展出了大量展现舒同先生与上海深厚渊源的文献资料,呈现了他在华东局工作期间对海派文化的影响,以及其书法在当代的传播与接受度。

舒同是中国书法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,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之一,第一任主席,第二、第三届名誉主席。毛泽东主席赞扬他是“红军书法家”“党内一支笔”,是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。舒同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东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1998年在北京逝世,享年93岁。

舒同曾长期担任党政军要职:解放战争时期,1945年10月起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;1945年12月至1949年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,其间曾兼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、社会部部长、敌军工作部部长;1947年1月起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;1949年任华东军区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、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,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,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,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、华东局党校校长。

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,1960年10月至1963年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。1956年9月至1960年11月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。1963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。“文革”中受迫害。1977年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。1978年5月至1982年12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中央军委史编室主任。1979年7月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。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管易文(1896—1995),抗战胜利后在华东军区联络部交际处负责接待与翻译。1946年春,他为陈毅会见“军调会”美蒋代表担任现场翻译。1949年任中央统战部接待处处长,陪同邓颖超护送宋庆龄自上海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。上海解放后,他任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、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、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。1958年7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,1995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。他的一生跨越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设的多个重要历史阶段,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者。

舒同与管易文相识于解放战争时期,解放后又同为华东局同事。两人在20世纪50年代后虽调离上海,仍书信往来、互访不断,友谊近半个世纪。

几十年来,舒同曾多次将书法作品赠予老友管易文,有中堂、条幅及小品。在舒同给管易文的书信中,多次提到书法内容。1961年舒同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期间,在济南医院写信给管易文,说给他写了一幅中堂及一副对联。1978年5月,舒同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给管易文的信中,则讲到了他学习结束及后续去向。1981年10月舒同在给管易文的回信中写道,因三次感冒住院,身体欠佳,已很少有时间写字。

舒同八十大寿那年,管易文向有关部门写信,建议为舒同举办书法纪念展。管易文写道:想今年办一个“舒同书法首次展览”,主办单位想请政协、中国书协(已同意)及舒同所在的部队单位。

1958年,舒同曾为管易文书写毛泽东诗词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。在这幅字的引首位置,首次出现一枚闲章,刻的是“实事求是”四字,这在舒同的书法作品中非常少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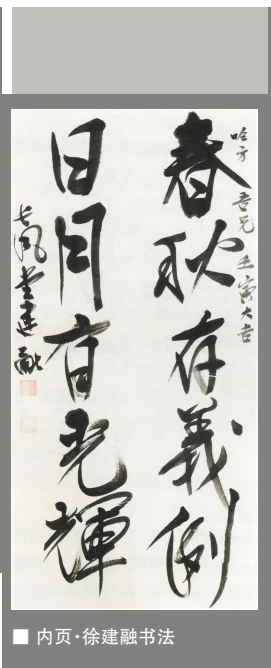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开头提及的《长征》四条幅也是20世纪50年代舒同为管易文书写的。这幅作品被多份权威资料评价为“舒字上品”,其书法深得颜真卿字体的雄秀之气,又充分展现了舒同个人独特的行书风格。这幅作品不仅体现了舒同高超的书法艺术,也反映了两人的革命情谊。

据管易文家人回忆,舒同曾到访其家,当场挥毫书写《长征》四条幅,题“管易文同志”五字并钤印。管易文甚喜,送至荣宝斋装裱后悬于客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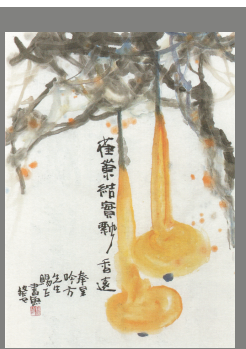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,舒同赠予管易文的条幅,曾挂在管家客厅,后被收藏,怎么会在展会“现身”呢?而且此前多次展览中都曾出现过这件作品。后来了解到,舒同在那次看望管易文并挥毫书写《长征》四条幅前,曾在家中预写一幅,所以推测这幅是赠予管易文那幅的“双胞胎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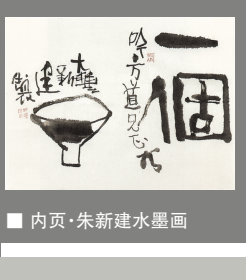
内页·詹同画鼠



内页·徐建融书法



内页·薛原画葫芦



内页·朱新建水墨画